

冯苓植 著

草原帝国的后妃传奇

鹿图腾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冯冬植 著

草原帝国的后妃传奇

鹿图腾

Let the wind of the north
blow the snow of the south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鹿图腾/冯苓植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201-07815-1

I. 鹿… II. ①冯… III. ①后妃—人物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66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 21.75 印张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序 言

包明德

读完冯兄《鹿图腾》的手稿，夜不能寐，披衣远眺星空，感慨颇多。据我所知，这或许是近六十多年来第一部展现元王朝全过程的“读史随笔”。如果不是对蒙古族和茫茫的大草原充满了深挚的感情，那是很难从浩如烟海的中外史籍之中梳理出这样一部极具文学和历史价值的“蒙元史话”的。

冯兄是我极为敬重的作家，他那执拗而又极为认真的性格也是我颇了解的。有的评论家称他“不媚俗、不趋时、不爱扎堆凑热闹，是一个自甘寂寞的文坛游牧作家”。他却自我解释说那是因为“先天不足，生性怯懦，似也只配作个文坛的拾荒者”。事实上，他好像也确实是如此，数十年来似乎一直是在文学的边缘地带拾着“荒”。时而写动物小说，时而写市井小说，时而写荒野小说，时而写草原小说。而且洋能洋到连外国人都说“没想到”，土能土到掉渣儿，只是永远超脱于名利是非以外，从来不去追逐时髦。难怪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师钱谷融老先生如此评论他说：“这就是冯苓植，一个典型的行者式作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杉本达夫教授，不但亲自翻译了他的中篇小说《虬龙爪》，而且在日本的《文艺春秋》专门著文介绍了他的追求和探索。故而，也有的同行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在全国和各地屡屡获奖却不见“为官为宦”红起来？他竟然总结道：“先天不足！要怪也只能怪我那与生俱来的莫名‘恐高症’！”总之，他似乎很“享受”这种默默无闻，刚一到退休年龄就迫不及待地退了，而且退得是如此彻底，退还了一切奖状还退出了作协，仅靠着一点微薄的工资当起了“退休养老金领取者”。据说还过得颇为闲适自在，自觉得很，从未给任何一位领导找过一点麻烦，充分展现了一个小老百姓的传统美德。

那么他为什么又研读起了蒙古史和元史呢？有一次在北京偶遇，他告诉我说：纯属是因为惭愧！在内蒙古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对蒙古史知之甚少。除了略知成吉思汗、忽必烈、拔都等极少数历史人物一二外，竟对有关大元王朝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这不但常被外来旅游的作家问得面红耳

赤，也愧对和自己相处了几十年的蒙古族哥们儿啊！更何况！自己也不能白喝了豪迈牧人供给自己喝的牛奶、羊奶、马奶，以至于骆驼奶，再继续糊涂下去可有愧于抚育自己五十年的茫茫草原啊……最后，他还对我说：好在现在自己已经退休了，也不准备再舞文弄墨地去掺和什么文学创作了，那是年轻人施展才华的天地。老年人应该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安度晚年。对他来说，这种方式就是补上一课：身为内蒙古人，当知蒙古史！但我却深深知道，元史和蒙古史均是难啃的“骨头”……

又是好几年过去了，竟久久没有再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还以为他很可能在大体弄通后就“适可而止”了，谁料就在这时却收到了他一部长达四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并请我作序。这就是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与察苾皇后》。他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我既不懂电脑，更不会上网，就连用手机发短信至今也没学会，似乎是依旧生活于上世纪的人。不是我食言，而是历史的故纸堆中有些东西太诱人了。既然丝毫不会影响年轻人引领文学潮流，故而又不由自主地在历史故纸堆中干起了‘拾荒者’的老本行……”我很理解我的这位汉族老大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个颇为传统的爱国主义者。而他这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重作“拾荒者”，也绝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轻描淡写”，虽未听他喊过一句标语口号，显然他是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为自己“发挥余热”的奋斗目标了。果然，不久之后传来的消息说，他为读“史”读得好苦，每遇到一个重要的史实或相关话语，均抄于纸块贴于墙上，反复凝视相互对应，日久天长竟贴得“满屋皆元史，四壁尽纸张”。搞得妻儿叫苦不迭，他却穿梭于其间而“乐此不疲”。后来更听说他靠自己那微薄的退休金或好友之相助，竟亲自北上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去考察成吉思汗的发祥地，亲自南下云南大理考察忽必烈大帝平定南诏的功德碑，真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却从未向组织上宣示过，更未向组织上伸过手，当地作协和相关单位甚至都不知有这回事。天性使然！他似乎只顾默默无闻地为民族团结埋头苦干了……

读史随笔《大话元王朝》（上、下卷）出版后，《鹿图腾——草原帝国的后妃传奇》的手稿又摆在了我的案头。他在附信中这样说道：“我深知自己先天不足、功力浅薄，故而绝不敢侧身于史学界，更不敢涉足于文学领域。说到底我的作品是沾了‘读史随笔’这个文学小分支的光，充其量也只能算做一些置身圈外的‘通俗史话’。但为什么我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继续研读《元史》，以至于又完成了这部以后妃传为架构而窥探元王朝全过程的‘札记’呢？说白了，那就是华夏这块神奇的土地，似乎从历史上来说就有着一

股‘宿命’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我为冯兄这种“见地”感到高兴，因为这也是我正在研究和探索的一个新的课题，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观”！要知道，仅以内蒙古自治区而论，它比新中国还要早成立两年。六十多年来的和谐相处，早已在各民族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好局面。当然，民族政策是“功不可没”的，历经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交融与磨合的作用也是不容否定的。难怪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在欢庆成立十周年之时，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师翦伯赞先生，应乌兰夫主席之邀考察呼伦贝尔大草原时，曾这样说过：“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的大后台，古代北方的各少数民族一经在这里演练成熟，便纷纷冲向中原大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北魏之鲜卑、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满族，莫不如此……”依我之理解，翦老的这段话意在向世人宣示：我国各民族之间从古至今无论是交融还是磨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向来就是“一家子之内”的事儿，就连整个华夏的历史也是由各民族共同推进并发展的，若不然翦老也不会将其称为“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

拿我们蒙古民族来说，就在元王朝期间，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疆域版图以至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作出过卓绝的贡献。以近代而论，他们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也是有目共睹的。文有杰出的文学家英湛纳希，同曹雪芹一样，为打破传统文化的桎梏和沉闷，他创作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等，在蒙古民族中也发挥着如《红楼梦》一般的作用。武有忠勇的蒙古族统帅僧格林沁，他曾在保卫大沽口抗击英法联军第一次入侵时，率领科尔沁骑兵，依仗有利地形，成功地击退了侵略者的进攻。而在随后八国联军利用现代化的洋枪洋炮逼近京畿重地时，他明知自己率领的骑兵只有原始的弓马战刀，却仍然奋不顾身地在枪林弹雨中于八里桥一带展开了殊死的阻击战，虽败犹荣……为此，我认为史学大师翦伯赞先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所发感慨，即“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史观”的发端。而冯兄之所谓的“宿命”，似很可能乃他对于这种历经数千年所形成的特殊的民族关系史的一种直感。

并非掌握了正确的民族史观，就可以写出一部简明易懂、引人入胜的“元朝史话”。而作为主要参考的史籍——明代宋濂等主撰的《元史》，又因用时较短（仅331天），加之出于众多编撰官之手，故后代学者多称其“荒芜杂乱”。比如人物译名常常一名多译，令人不知所指或不知所云。尤其是元代乃由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统一全国所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没有前例可循，一切均处于草创和摸索阶段，而《元史》的编撰者们又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

明之磨砺和交融的复杂性欠缺了解,如此草率成书必然会造成晦涩难懂满篇皆谜的结果。故而除古今中外的相关学者仍在不断地探索外,一般读者大多对《元史》“敬而远之”。据我了解,除民国初年蔡东藩先生写有一部简介元代全过程的《元史演义》外,至今尚无一部让人一目了然的“简明元史”。而蔡之演义明显是带有歧视性的,加之浓缩得更加“荒芜杂乱”,因而不仅有“颠倒黑白”之嫌,而且仍然是让人“难以卒读,知之甚少”。虽说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观”确立以后,蒙古史、蒙古学以及有关《元史》的研究均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大多集中于对成吉思汗、忽必烈大帝、拔都汗等英雄人物的探索,似对元宫其他帝王均极少涉及,致使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元王朝之全貌竟不甚了了。

为回报草原近五十年的养育之恩,冯兄退出文坛之后尝试着来填补这项缺憾了。而且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作家,他选择了一条虽能引人入胜却又颇为艰难之路,即以一代代后妃传为架构,充分展现大元王朝的全过程。其实早在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与察苾皇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他就早已重视起这种蒙古民族中特有的“双图腾”政治结构。图腾崇拜是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曾有的原始崇拜,但像蒙古民族古代这样的“双图腾”崇拜在世界上还是极为罕见的。苍狼和白鹿的组合反差极大,对比又极其鲜明。冯兄以《鹿图腾》为书名还是别具匠心的,他是想说明蒙古民族的“双图腾”绝非是“徒有虚名”的,的确在历史上产生过一批非凡杰出的女性:比如说,成吉思汗伟大的母亲诃额伦和他那佐夫统一蒙古的妻子孛儿帖,被波斯史学家拉施德赞誉为“高过举世妇女之上”的忽必烈大帝的母亲索鲁禾帖妮,还有史称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忽必烈妻子、大元王朝开国第一后——察苾;再比如,真金太子的遗孀阔阔真在忽必烈死后竟仍坚持“鼎新革故”,辅佐儿子元成宗实现了“元贞治平”的盛世景象……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代代杰出的蒙古族后妃出现的同时,一代代弄权成癖的后妃也出现了。除前期草原汗国时的乃马真与海迷失“哈敦”(即皇后)外,在元王朝中后期一些擅权乱政的后妃也开始出现了。如元成宗的遗后卜鲁罕就曾篡改遗诏,勾结安西王阿难达,几乎导致了全国大乱,而随后上台并“历临三朝”的答吉皇太后,更进而利用“以孝治天下”迫使两个颇有抱负的儿子(元武宗与元仁宗)难以施展才略,竟眼看着她为迷情所困擅权乱政而郁郁夭亡。即使在她死了之后,她那大有作为的孙子元英宗年仅二十岁还是被她留下的爪牙们血腥地弑杀了。还有一个混入“鹿图腾”中的“异类”高丽奇皇后,竟暗中出谋划策怂恿元顺帝的独子凭借军阀势力与其父亲争夺皇位……

难能可贵的是，冯兄不仅没有以传统的“红颜祸水”之说来写，更没有像蔡东藩先生那样以大量的色情描述来吸引读者眼球，而是在这种“双图腾”的架构中对“鹿”的一方作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探索。比如，他认为这是一种反复轮回近亲婚姻造成的结果。详查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那样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成吉思汗活了六十七岁，忽必烈大帝活了八十岁，这本应是个具有长寿基因的家族。但在元太宗窝阔台时为报母后孛儿帖养育之恩，即和母亲家族定下了“生女当为后，生男尚公主”的规约。“圣命难违”，由此这种近亲联姻便成为了一种定制。查元宫十四帝，除乃马真与海迷失外，几乎有十位皇后均来自孛儿帖的家族（元顺帝有一位皇后也源自于此），剩下的两位虽取的是公主之女，但仍同出一源更属近亲联姻。恶果很快便显现了，至忽必烈之后，元朝历代帝王平均年龄尚不到三十岁。每位君主执政时间也极其短暂，尚来不及施展才华往往就夭折了。造成忽必烈之后的元宫十帝执政的时间，竟不如清朝乾隆一人在位的时间长。这样就给大内的后妃们造成了擅权、弄权、操控皇权的机会。而随后这些“嗜权成瘾”的后妃们资质又极其平庸甚至昏聩，最终导致了权臣迭出、奸相乱政、皇权式微、军阀崛起等种种社会乱象。

更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即便如此，冯兄也没有将不可一世的大元王朝急躁地由盛到衰完全归咎于“鹿图腾”们，而是从翔实的史料中探索其间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元王朝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天下所建立的封建王朝，既为伟大的祖国建立下过不朽的功勋，也留下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一时间难以弥合的冲突和矛盾。而忽必烈死后就再没有产生过如此雄才大略的帝王，故而面对着一个个短寿的君主，后妃们往往也在两种文化间“左右为难”。况且权欲的诱惑并不分男女，后妃们一旦擅权成瘾似也只顾得逞“一时之快”。故而顽固的复旧势利趁乱而起，最终导致了历史的大倒退。加之元王朝中后期又出现了两次骇人听闻的天灾：泰定帝时，巨大的地震曾引发沿海地区的滔天海啸；而元顺帝时，不仅发生过地震海啸、旱涝风灾，更发生了黄河流域溃堤而使黄泛区形成了民不聊生的“泽国”。天灾人祸！问题越积累越严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尖锐。饿殍遍野、饥民号乞，而忽必烈大帝“重农桑”被权相奸臣“破坏殆尽”，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引发全国的农民大起义。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冯兄在写这部以《鹿图腾》为名的元代简明史话时，既不失作家风采而又秉承严谨的治学精神。他不仅对蒙元历史上大有作为的“鹿图腾”正面代表性人物，比如大元开国第一后察苾有着极其细微和历

史性的多角度展现,而且对那些擅权乱政的“鹿图腾”反面代表性人物,比如“历临三朝”为迷情所困的答吉皇太后,也不乏根据大量史实而进行的人性化的剖析。一反历代史家对她“恣淫日甚,擅权乱国”之“盖棺论定”,而是从她青年时即因无“权”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来探索她人性异化的原因。再比如,众多史者曾把“贤德太后”阔阔真在五台山修庙视为“劳民伤财”,乃其贤德一生之一大“污点”,而冯兄却从历史的高度认为,这是一项增进民族向心力的“壮举”。更值得提到的是,冯兄敢于对一些被污名化的后妃重新定位和评价。比如对历代史家均当做“淫娃荡妇”典型的泰定后,他就依据史实彻底恢复了她的历史原貌,并认为她之所谓“堕落”为一代权奸的“性奴”,乃皇室内斗皇权式微的悲剧性必然结果……总之,冯兄在这部以“鹿图腾”为架构的简明元史里,对每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均是严格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观”为出发点的。故而最终他才有了这样的结论:元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存在的历史虽相对短暂,但对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大家庭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而不可磨灭的。时至今日,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台北“合璧”展出,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仍继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敬重冯兄,也敬重他这种“衰年变法”的治学精神。以厚重三大卷有关元史的随笔以回报草原,其本身就是在加深内蒙古各民族间的友谊。多么好的一位老学长,多么难得的一位学者型作家!受其委托反复阅读其稿之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遂披衣写作此文,权代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的蒙古族文学评论家。)

2012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包明德(1)
----------	--------

开 篇

神奇的组合——远古草原的“绝配”	(1)
------------------------	-----

正 篇(上)

综述:前期草原汗国的政治生态	(17)
伟大的母亲诃额伦	(20)
美貌绝伦 迎亲途中遭抢婚	(21)
喜得贵子 草原生辉家族兴	(22)
飞来横祸 诃额伦突陷灭顶之灾	(24)
群龙无首 诃额伦挺身而出挽狂澜	(25)
草原帝国的首位大哈敦孛儿帖	(28)
青梅竹马 童稚订亲	(29)
十年苦等 劫后完婚	(30)
励精图治 却又遭劫	(32)
破镜重圆 机智避险	(35)
破除禁忌 维护汗权	(37)
坐镇后官 助夫辉煌	(40)
擅权乱政的乃马真大哈敦	(44)
初现狡黠 助夫成功登上汗位	(45)
韬光养晦 只待新汗大树权威	(48)

手足相残 将星陨落家族濒危	(49)
架空大汗 暗中公然擅权乱政	(52)
出任监国 翻云覆雨乱政五年	(54)
不是大哈敦 胜似大哈敦之索鲁禾帖妮王妃	(57)
劫后重生	(58)
苦尽甘来	(60)
经磨历劫	(62)
教子有方	(67)
昏聩而又贪权的海迷失大哈敦	(71)
初试锋芒	(72)
祸国裂族	(75)
两个女人	(77)
蠹国乱权	(80)
垂死挣扎	(86)
忠厚善良 从不问政的忽都台大哈敦	(91)
听凭命运摆布	(92)
唯丈夫之命是从	(94)
平庸之中见不凡	(95)

正 篇(下)

大元宫闱里的后妃们	(100)
分述:进入大元王朝后之极盛与突衰	(101)
大元王朝开国第一后——察苾皇后	(107)
别具慧眼	(108)
出镇漠南	(111)
双翼齐展	(114)
自请入质	(119)
洞识时机	(121)
主政开平	(127)
因乱生歧	(130)
神鹿归天	(136)

逝后余波	(139)
贤德善良的阔阔真皇后	(143)
一次偶遇使她成了太子妃	(144)
皇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146)
致命的一击与太子妃之命运	(149)
三个儿子与皇祖父之抉择	(152)
身为太后与定策立君	(157)
太后之辅政与“元贞治平”之出现	(160)
是“远见卓识”还是“平庸迷信”?	(165)
伺机而动 久蓄异志的卜鲁罕皇后	(168)
公主之女 重回皇家	(169)
苦乐兼有 意外邂逅	(171)
风云乍变 偶露峥嵘	(175)
伪作谦顺 意在攫权	(178)
历临三朝 迷情乱政的答吉皇太后	(190)
宫闱惊变 骤成太后	(191)
武宗继位 答吉迷情	(195)
干扰仁宗 公然乱政	(200)
策立英宗 自食其果	(206)
靓丽聪慧却又鲜为人知的速哥芭拉皇后	(211)
初为人妻 少女为后	(212)
身为皇后 谦虚贤淑	(213)
打草惊蛇 祸起萧墙	(217)
任人丑化且又饱受屈辱的芭芭罕皇后	(222)
从草原迎回个新皇帝	(223)
元上都泰定帝“偶露峥嵘”	(227)
躲进皇家苑林的新封大皇后	(232)
芭芭罕皇后最终的悲剧命运	(236)
昙花一现 刚烈正直的八不莎皇后	(245)
公主的女儿也愁嫁	(246)
从颠沛流离到突然成为皇后	(248)
同类相残与刚烈地走向末日	(251)
心胸狭窄 害人祸己的卜答失里皇后	(255)

深宫大内 鬼影幢幢	(256)
终毁盟约 太子送命	(258)
从“步步高升”到“直坠炼狱”	(261)
元代奇闻 年仅七岁之答里也忒迷失皇后	(266)
必要的梳理和回顾	(267)
讳莫如深简而又简的“传”	(268)
从卑微侍女到驾馭六宫的高丽女子奇皇后	(269)
一切还得从元顺帝说起	(270)
高丽奇皇后传奇式的擢升	(271)
从巧扮贤德到野心毕露	(273)
陷害贤相与“自毁长城”	(275)
阴谋内禅逼元顺帝下台	(278)
引火烧身与国破人亡	(280)

附 篇

必要的历史回顾与补充说明	(288)
附一 成吉思汗及其不朽的历史功业	(289)
附二 忽必烈大帝的“鼎新革故”与“一统华夏”	(305)
附三 “幼子守灶”与“皇族内争”	(318)
附四 矮小的蒙古马与高傲的马背民族	(323)
附五 大元王朝帝系表	(329)
永远的怀念(代后记)	(330)

开 篇

神奇的组合——远古草原的“绝配”

蒙古民族，一个至今仍保持着自己鲜明特色的优秀民族。不但在历史上曾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大一统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而且现在依然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团结的重要基石。从多个角度回顾七百多年前他们入继中华大统所缔造的大元王朝，似更有助于我们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观。但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世人却对这个曾为我们伟大祖国创造过辉煌历史的王朝知之甚少。就连长期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的许多人，似除了成吉思汗与忽必烈大帝等个别杰出的历史人物之外，也对大元王朝由始至终的全过程均不甚了了。而元朝又是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尤其是联系到近代史似更须加深对它的了解。作为一个耄耋之年的作家，自知功力太浅，绝对无心涉足于史学界或相关学术领域，仅仅是为了回报近六十年来内蒙古各族朋友们的关爱，遂将暮年“近水楼台先得月”所积累的“读史随笔”缀连成了这部“通俗史话”。纯属是草根性的，又沾了文学随笔之光，尝试以蒙古女性为主角，换一个全新的角度再次展现这段历史。为此，就必须专门为这些蒙元时期的后妃们先后登场“搭建舞台”，这首先从那古老神话中的“双图腾”说起！

远古的荒原，野性的呼唤……

一、迷幻的丛莽——双图腾的探源与揭秘

苍色的狼，惨白色的鹿……

据民族学家考证，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所崇奉的图腾。比如中国的龙、俄罗斯的熊、英国的约翰牛、法国的高卢雄鸡、日耳曼民族的双



头鹰等等。追根溯源，似都颇带有远古时期的某种神话色彩。有的只不过因为一个美丽的传说，由此把它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有的只不过因为它能突显自己的民族性格，而把它作为自己的民族象征；更有甚者，有的竟由于远古的蒙昧，则把它视为自己民族的人种来源……完全可以这样说，由于世界上各民族在远古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不同、生存方式的不同，故而所崇奉的图腾也是千奇百怪的。为此，在世界范围内竟突起了一门学科——图腾学！探索人类这份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目的在于破译人类学中之种种原始谜团。

但再怪也莫怪于蒙古民族的双图腾。据考证，这在世界上诸多民族间或许也是独一无二的。须知，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民族只崇奉一个图腾，即使是日耳曼的双头鹰最终也属于鹰。但蒙古民族所崇奉的图腾不仅成双成对，而且反差是如此巨大，对比是如此强烈。苍狼和白鹿，如果说单纯把其中某一种单独作为图腾来崇奉，似乎还可理解。比如说苍狼，由于它的强悍和凶猛，尤其是它们那配合极佳的群体性捕杀，在远古时代的蛮荒草原上往往是所向披靡的。推崇它百战不殆的群体性，作为游牧民族的图腾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崇奉狼的民族并非只有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意大利都城罗马就有一座颇具标志性的青铜雕塑，即一只母狼正在哺育着几个婴幼儿。古罗马人一直认为他们是喝狼奶长大的，是狼的强悍基因造就了古罗马帝国的所向无敌。再比如说鹿，它那娇柔的身姿，善良的天性，敏捷跳跃时划出的优美弧线，早在远古时期世界各地的岩画中均有所展现，故而也不排除有的民族把它当做美的图腾来顶礼膜拜。单独作为个体被崇奉似乎是可以的，但非要把这两类天性相反的个体硬“捏”到一块儿就有点特别了，不仅极不“般配”，而且还极可能引发血腥的“弱肉强食”。为此，对有关蒙古民族狼图腾和鹿图腾共存之说，有些学者竟认为很可能具有后人恶意炒作之嫌。

其实不然！马背民族对于双图腾从来就是公认的。早在七百多年前，一部记述成吉思汗征服伟业的鸿篇巨制就完成了。此书蒙名为《心豁仑脱卜察安》，汉译名为《蒙古秘史》，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蒙古民族的文学瑰宝和大百科全书。而早在元王朝入继中华大统后，也曾把此书简称为《脱卜赤颜》（即《秘史》），作为“金匮秘笈”深藏于深宫大内尊为“镇国之宝”。官职再大，非“国族”（即蒙古族）不得窥阅。在这部马背民族奉为“至宝”的秘笈中，就有狼图腾和鹿图腾并存的记载，而且还是一开篇就在以“成吉思合罕纳忽儿兀儿”（汉译：成吉思汗之根

源)的前提下,便首先坦然提到了狼图腾与鹿图腾以及相关于祖先的神话传说。当代著名的蒙古史学家道润梯步先生,在其所译释的《蒙古秘史》中开卷就曾这样写道——

成吉思合罕之根源:

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营于斡难河之不喇罕哈勒敦,而生者巴塔赤罕也。

这是什么意思?似乎和狼图腾与鹿图腾并没有什么关系。尤其对内地的农耕民族来说,这很可能简直就是一头雾水。但如果在仔细研读了道润梯步先生的注释后,便会恍然大悟到这正是在追述马背民族的源与流。须知,“孛儿帖赤那”即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即为白色的鹿。而如果再加上古代其他相关蒙古史料加以阐述,那么将会引出这样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从成吉思汗出生上溯到12世纪之前,原始的草原林莽间尚蒸腾着一片恶煞煞的野性气息。只有野兽出没,依旧是罕见人迹。多亏长生天见怜,遂命生了一只苍色的狼——孛儿帖赤那,与一只惨白色的鹿——豁埃马阑勒。他们受“天命”而生,并且又受“天命”而结为夫妻。随之,便渡过了“腾汲思”滔滔的急流,来到了红日高照的“不喇罕哈勒敦”的山脚下。依偎斡难河,选择茫茫的大草原为自己的游牧营地。不久便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巴塔赤罕!下传二十二代,遂有了成吉思汗所诞生的民族——乞颜部落!这便是秘史所称“成吉思合罕之根源”。

对于上述神话传说,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释:道润梯步先生就认为,苍狼和白鹿只不过是两个人名,再作其他方面的引申纯属无稽之谈;也有的学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崇奉狼图腾部落与崇奉鹿图腾部落的一次联姻,完全不必大惊小怪作过多揣测;更有的专家考证,有关狼、鹿图腾的传说早在古匈奴就存在了,并有实物为证。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经数千年的磨砺和交融,也反映了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历史遗存……故这几种说法均有各自可取之处。尤其是著名的蒙古学学者官布扎布先生在其大作《蒙古密码》中的探索和阐述,似更加具有权威性说服力。对双图腾是不能加以歪曲甚至诬名化的理解,但“双图腾”之说似也并不矛盾。因为

在远古的荒蛮时代，北方草原上只有苍狼凭借群体性的勇猛配合成为黑丛莽间的主体，而白鹿则由于它的优美和敏捷，也能在严酷的自然中生生不息。故而早期的人类便有了向往，有了将动物作为自己民族标志的现象发生，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已。但不管怎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终于认识到动物并没有什么善恶正邪之分，和我们一样，均为生物链上平等的一环。为此，再毋庸解释，双图腾的说法似乎已经逐渐被人接受了。

苍狼和白鹿，权且把它们只当做一次“天作之合”。显然，狼图腾代表蒙古族男性，鹿图腾代表蒙古族女性。而这种独特的“成双成对”，似也更突显了一种力与美、刚与柔、强悍与善良、勇猛与智慧的结合。正因为双图腾并存，或许有些人就会认为在古代的大草原上男女是平权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宁静的画面，正是他们和谐生活的写照。然而如果永远是这样一片“祥和安谧”，那古代波澜壮阔的蒙古史也必将跟着消失了。而且双图腾的存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或许早就融合异化为一种突显祥和的动物图腾了。难怪有的学者这样剖析，图腾的崇奉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着民族的性格。而双图腾的出现，则更为全面地诠释了古代马背民族的崛起史。

蒙古，秘史中将其读为“忙豁勒”。其实早在盛唐时期，这个名字就曾以不同的汉字读音记录在诸多汉字文献上。比如，蒙兀室韦、蒙瓦室韦、梅古悉、漠葛失、萌古子、蒙古斯、萌古、滕骨等等。直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游牧部落之后，方用“蒙古”二字将民族的称呼固定下来。这个崇奉双图腾的古老民族曾经被历史忽略过，似乎谁也没想到他们会突然核聚变似的爆发并震撼了世界。对这段七百多年前的往事，现代人仿佛只记住了蒙古男儿那金戈铁马，却忘却了蒙古妇女的柔情和机敏。只提狼图腾而不提鹿图腾，这样的回叙历史往往是片面的。

好在我们已在长篇读史随笔《大话元王朝》中，依据史实初步展现了诸多蒙古男儿的雄姿：从震撼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到一统华夏的中国少数民族第一帝忽必烈；从马踏欧亚的盖世武功，到定都燕京的杰出文治；从平云南、定西藏、抚西域，到对中华民族的版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除此之外，尚有诸如窝阔台大汗、蒙哥大汗，开辟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汗，威镇钦察汗国的拔都汗等等，均在血雨腥风中展示过狼图腾之强悍雄风……似乎应当换个角度说说鹿图腾了，不然马背民族双图腾的架构当形同虚设了。但历史上蒙古族女人的命运又是那样不堪回首……